



红帆船抒情童话

蓝雪花

金波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蓝色的雪花	3
第二章 蓝 蓝	5
第三章 光洁的影子	9
第四章 小瓷人	12
第五章 月光下的幻影	18
第六章 蓝色的痣	21
第七章 花朵与目光	24
第八章 你是花精灵	25
第九章 小瓷人陪伴我	27
第十章 消失了的小瓷人	29
第十一章 她是花精灵	32
第十二章 常常想起来的人	33
第十三章 在蓝雪花中飞翔	35
第十四章 回归童年之旅	37
第十五章 花香润泽的生命	40
第十六章 领着蓝花草向远方飞	41
第十七章 脸贴脸	43
第十八章 神奇的痣	46
第十九章 蓝花草行动	48
第二十章 那颗痣不见了	51
第二十一章 小蜜蜂的帮助	53
第二十二章 蚯蚓有些羞愧	55
第二十三章 红纽扣 蓝纽扣	56
第二十四章 蓝雪花又飘下来了	60
尾 声	62

序

“红帆船”是我们从 1998 年起一直延续至今的系列图书，算算，如今已逾十一年了。十一年，对儿童文学发展来讲自然不算长，但对于一套系列丛书来讲恐怕也不算太短了。其实，十一年来，我们只做了三套书，一套是“红帆船诗丛”，一套是“红帆船校园美文”，再就是眼下这套“红帆船抒情童话”。三套书三种不同的体裁，诗歌、散文和童话。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耐着性子坚持推这一体裁各异、不少人看来是游离市场主潮的系列图书呢？

这，就要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说起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八十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凝重、深沉，带有强烈反思特质的作品。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这类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复苏提供了坚实的创作支撑。

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中国作家的市场意识大大提升，至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作家们创作出了一大批轻松、幽默，贴近市场，为读者喜爱的作品。比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就适时推出了“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这本是件很有益的事。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一面。任何东西如果到了绝对化的地步，如果出现一刀切、一窝蜂、一边倒的现象，恐怕就事与愿违了。

更何况，儿童文学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本来就是由不同风格、不同类别的作品组成的。

而且，只有一种风格、一种类别的儿童文学，也是对读者的不尊重。读者的选择是多样化的。读者或许可以一时迁就作者，但不会永远迁就作者。不尊重读者的多样化选择，到头来，再畅销的作品也会成为无人问津的压仓物。历史上，我们吃这样的苦头够多的了。

没有多元化创作，就谈不上儿童文学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之个体创作，创作生态的问题，更具全局指标性意义。

作为个体写作者来说，喜欢什么样的创作类别，完全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如果只有一种创作类别，哪怕这种类别再好，也是可怕的。因为个体创作影响的只是局部，而好的创作生态可以催生出各类个性卓然、不同凡响的作品，影响的是整个创作的布局和走向。

满足不同人群读者的阅读口味和需要，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真正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

这就是我们在推“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同时，一直不间断推“红帆船”的原因。两套系列图书是并列的。我们的愿望是藉“红帆船”的出版，与“幽默丛书”形成良性互补与互动。进而，也能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建设做些实事。

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生的大力支持。

金波先生不仅欣然出任“红帆船”三个系列的主编，而且，三个系列均分别奉献有三部佳构。

除了金波先生，在本系列中我们还邀请到了四位实力出众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加盟。她们是汤素兰、萧萍、王一梅和冯海。金波奉献的是《蓝雪花》，汤素兰奉献的是《故乡的颜色》，萧萍奉献的是《流年一寸》，王一梅奉献的是《小红人和乌鸦》，冯海奉献的是《早安天使》。

五位作家，为我们带来了五部风格各异、倾尽心血之作。

这是“红帆船”的又一次精彩启航。

“红帆船”从二十世纪驶来，驶入了二十一世纪。

一路的风雨阳光，“红帆船”收获了作家们奉献的沉甸甸的果实，也收获了读者们所给予的理解、厚爱与支持。

没有什么能阻拦“红帆船”的前行。它永远不会放弃既定艺术品质追求的初衷。它不回避。它坦然面对创作上的艰辛，也坦然面对来自市场的严峻挑战。

眼下，它正向着美丽的儿童文学的蓝海深处驶去。

祝福它。

第一章 蓝色的雪花

刚才还是晴朗的好天气，忽然飘起了蓝雪花。

雪花从来都是白色的，谁见过蓝色的雪花呢？

我第一个从屋里跑出来。

小院里的人们也陆陆续续从屋里出来了，大家都仰起脸来，望着这满天纷纷扬扬的蓝雪花。

天空被染成了亮蓝的颜色，泛着蓝水晶的光彩。蓝雪花不断地飘下来。人们的目光里，闪着惊奇、不解和略带恐慌的表情。

我仰着脸，伸出舌头，想接几片蓝雪花尝尝，品品它的滋味。我尝到了一种淡淡的又香又甜的味道。

我伸出手掌，想接几片蓝雪花，奇怪的是还没落在手上，它就融化了。

大家都想接几片蓝雪花看看，谁也没接到。

落在地上的蓝雪花，还没等看清楚，也都融化了。

土地湿润了，好像松软了许多。

光秃秃的树枝上，虽然还没有叶子长出来，但干枯的枝枝桠桠也变得湿润了，好像就要钻出芽苞似的。

后院里那片蓝花草园子，前年夏天就荒芜了。大家都说，这是因为爱种花的梅奶奶，双目失明以后，不能照料她的花花草草了。

听见大家在热热闹闹地议论什么，梅奶奶也摸索着走出了屋子。

她刚走出屋门，就大声喊起来：

“噢，天这么蓝！”

大家都惊呆了，难道梅奶奶也看见这满天的蓝雪花了？

“我看见了，看见了，满天蓝盈盈的。”

梅奶奶仰起脸来望着天空，她不停地眨着眼睛。

她似乎感受到了雪花落在脸颊上的凉意。

她笑了，笑得容光焕发。

我们很久没见过梅奶奶这么高兴了。

她伸出手掌去接雪花。

“我看见了，看见了！”她手掌朝天，又一次惊呼着。

我们都凑到她身边，仔细地寻找落在她手掌上的雪花。

没有，什么也没有。

大家都默不作声。

“梅奶奶，没有雪花呀！雪花都化了。”

我第一个打破沉默，大声地告诉她。

她不信。她说：

“怎么没有，我都看见了，大大的，一片一片的蓝雪花！”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伸出手去接雪花，还是没等雪花落在手掌上就融化了。

真奇怪，双目失明的梅奶奶能看见，我们反而看不见！

“这雪越下越大了。”梅奶奶仰望着天空说。

真的，漫天飘起了蓝雪花，天也变得更蓝了。

我仰望着雪花从高远的天上飘下来，越飘越大，越飘越大，就像蓝色的花瓣，一团团，一簇簇，从眼前飘过。

蓝雪花落在我们的头上、肩上和衣服上，落在树上、房上和土地上。

我们都变成了一个个蓝色的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新奇地嬉笑着。

这回我们不但看到了蓝雪花，还感觉到了蓝雪花，也接住了蓝雪花。每一片都是晶莹的六角形，在我们的注视里，它们慢慢融化成蓝色的水珠。

“我看见了，真的看见了！”我大声叫起来。

大家也都欢呼起来。我们都变成了孩子，互相在大雪中嬉笑着，打闹着，我和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互相追逐着，打起了雪仗。

此刻，我看见梅奶奶笑咪咪地望着我们。她的眼睛炯炯有神。

这绝不是一双盲人的眼睛，她的目光里闪烁着水晶般的光泽。

她站在雪中的姿态，忽然让我想起蓝花草盛开的季节，她站在花丛中，白发掩映着一片亮蓝的色彩。她笑得很美，那些蓝花草也笑得很美，让人想起她和蓝色的花朵互相感应着，一起在笑。

可是，她的蓝花草凋谢了，去年春天没发芽，夏天没开花，已经一年没见过梅奶奶的蓝花草了。也就是在蓝花草凋谢的时候，梅奶奶双目失明了。

一场蓝雪花又让她复明了吗？

雪越下越大了，一切都笼罩在蓝色的光亮里。

我们的小院变了，树变了，人也变了。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光彩夺目、晶莹剔透的世界。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熟悉，又很陌生，难道我们都变了吗？

第二章 蓝 蓝

就在这时候，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女孩走进了院子。

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走进来的。

她走路轻轻的，满身披着蓝雪花，头上的雪花亮晶晶的，好像闪闪发光的云母片。

她浅浅地向大家笑着，随后走近梅奶奶。

“姥姥。”小姑娘轻柔地叫了一声。

梅奶奶揉揉眼睛，又眨眨眼睛，显然，她看不见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小姑娘。

她寻着小姑娘说话的声音，伸出颤抖的双手。

小姑娘把脸伸过去，又拉起梅奶奶的双手，紧紧贴在自己的脸颊上。

“你刚才叫我什么？”梅奶奶和蔼地问她。

“我叫您姥姥啊！”

“姥姥？我没有外孙女啊！”

小姑娘一点都不慌张，她依偎在梅奶奶身边说：

“您小时候，在老家就喜欢种蓝花草，对不？”

梅奶奶眨眨眼睛，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的？”

“那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的。我家就住在蓝花草园子的旁边。现在在那个园子可大了。”

梅奶奶点点头。可是她仍心存疑惑：

“小姑娘，那你是哪家的孩子啊？”

“我们家就是管那片蓝花草园子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梅奶奶仍有些疑惑。

“大家叫我蓝姑娘。我叫蓝蓝。”

梅奶奶摇摇头，摆摆手：

“我出来都快七十年了，好多人都记不得了。”

“可是您不会忘记您的蓝花草园子吧？”

“那当然不会。那时候，大家也都叫我蓝姑娘呢！”

梅奶奶沉入回忆中。

“可是，孩子，你来找我干什么呢？”

“我来照顾您啊，还有您的那片园子。”

“我的眼睛看不见了，蓝花草也都开败了……”

蓝蓝不等梅奶奶把话说完，就抢先表白着：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呀！”

梅奶奶还是摇摇头，摆摆手。

我们也觉得这事来得蹊跷。我们从来没听梅奶奶说起过她老家的人，还有什么蓝花草的园子，更别说这个叫蓝蓝的小姑娘了。

大家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蓝蓝。

“蓝蓝，今天你冒着雪大老远来了，先在我家住一晚，明天再回去吧！”梅奶奶用委婉的语气说着。

蓝蓝难过地低下了头。我看见她的头上、肩上落满了雪。

大家听了，神态有些凝重。

我早就听邻居们说过：梅奶奶从年轻时就孤身一人，她丈夫死得早，身边没有孩子……

大家都沉默下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很安静，静得都能听见下雪的声音。

雪花飘过干枯的树枝，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见大家都不说话，就冒冒失失地说：

“梅奶奶，天上掉下个外孙女还不好？您先把她收养下来，再慢慢考察她呀！”

我妈妈掐了我一下，不让我多嘴。

我不服气。

“这有什么呀，多一个外孙女还不好！”

那小姑娘向我浅浅地一笑。

我喜欢她微笑的样子，甜甜的，让人看了，就容易激发起同情心。还有，她的笑容让人心里暖暖的、静静的。

可是梅奶奶仍是摇摇头，摆摆手。

蓝蓝解开宽大的棉衣，从贴身的小袄里掏出了一个小包包，一层一层地打开包裹的布。

我好奇地走过去看：原来是一个小瓷人。

蓝蓝把小瓷人拿到梅奶奶眼前：“姥姥，这是您的小瓷人，我给您带来了。”

她说得那么平静，不容别人怀疑。这事情千真万确。

梅奶奶接过小瓷人，一遍遍抚摸着。

“是我的小瓷人，是我的。孩子，你从哪儿得到的？”

“我从您老家的蓝花草园子里得到的。我年年去那里锄草施肥，挖土的时候发现了它。”

“是我临离开家之前，偷偷埋在园子里的。”眼泪顺着梅奶奶的脸颊流下来，“我总是想，有一天，我还会回去，找到我的小瓷人……”

“就是这小瓷人帮您看管着那片园子的。后来小瓷人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梅奶奶抱着她童年时代的小瓷人哭了。她很激动，像个孩子。她把蓝蓝揽在怀里，说：

“孩子，住下吧，跟我做伴。”

梅奶奶的决定让我胆子更大了，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梅奶奶，今天可是您大喜的日子。”

大家很安静，等着我的下文。

“梅奶奶，这场奇怪的蓝雪花，让您的双眼好像又看见蓝色的天空了。”

梅奶奶点点头。她拉着我的手，眨着眼睛说：

“之之说得对，我的眼睛里好像一直闪着又亮又蓝的颜色。”

她仰起头来望着飘雪的天空，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

我看了一眼这个小姑娘，说：

“还有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孙女，也会给您带来福气的。”

我这一番话提醒了梅奶奶，也提醒了大家。真的，就是今天，这场蓝雪花和雪中走来的小姑娘，给我们的小院里增添了欢乐的气氛。

梅奶奶笑了，她提高了嗓门，大声说：

“好，我收下这天上掉下来的外孙女啦！”

梅奶奶大声地说了一句，引得大家一齐鼓掌。

“谢谢姥姥。”小姑娘挽起梅奶奶的手臂，紧紧地依偎在她的身边。

“也谢谢这位小哥哥。”她冲我点点头。

“先别叫我小哥哥，就叫我之之吧！”

“好的，之之。”随后，她又笑眯眯地说，“以后大家就叫我蓝蓝吧！”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她穿了一身蓝印花布的衣褂。那蓝色让我想起梅奶奶种了多年的蓝花草。

还有，她的右嘴角上有一颗痣。

奇怪呀，那是一颗蓝色的痣，就像一颗蓝宝石镶嵌在她白嫩的脸上。

我很好奇，真想问问她：我见过的痣都是黑色的，你怎么会长了一颗蓝色的痣？

可是，第一次和蓝蓝见面，真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

我还注意到，她一直捧着一个纸盒子。

盒子里装的什么，总可以问问吧？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盒子。她已注意到我好奇的目光，就说：“我这盒子里装的是一盆花。”

她打开盒盖子，我们都围上来，看见了盒子里装的是一盆蓝花草，就是梅奶奶蓝花草园子里枯萎了的那种花。

梅奶奶也凑过来。她虽然看不见，但她吸吸鼻子，高兴地说：“好香，好香。”

“姥姥，我知道您这里的小花园荒芜了，就特意从您老家的蓝花草园子里培育了一棵。”蓝蓝无限憧憬地说，“春天来了，我要给您再种些蓝花草。”

不知什么时候，雪停了。

临近黄昏的天空，由刚才的亮蓝变成了橙红。大家都陆续回到自己的屋子。

目送着蓝蓝搀扶着梅奶奶的背影，大家的目光里都闪烁着一种暖色，就像这橙红的云天。

第三章 光洁的影子

梅奶奶虽然收养了蓝蓝，可是她看不见她的模样。

她很着急，常常很遗憾地叹气。

我们知道了以后，都来安慰她老人家。

大家都这么说：现在有了蓝蓝照顾您，不怕。

蓝蓝说得更好：

“姥姥，我就是您的两只眼，我就是您的一双手，我就是您的两只脚。”

我接过蓝蓝的话说：

“梅奶奶，您别着急。以后她天天陪着您，您天天高兴，慢慢就能看见她了。”

蓝蓝听了我的话，甜甜地一笑：

“还是之之说得对，我每天在您眼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慢慢地、慢慢地您就能看见我了。”

真的，从那天开始，我常常听见蓝蓝的歌声。我知道那是她在给梅奶奶表演歌舞。

我也常常听见梅奶奶一边为她拍手，一边笑着。

总是有歌声和笑声从她们屋子里传出来。我们为这个新的家高兴。

想起从前的日子，自从梅奶奶双目失明以后，那是多么孤寂的生活。

她失去了生活的乐趣。从早到晚，她都需要别人的照顾。这家送一个菜，那家送一碗饭。

虽说大家都愿意为老人家尽一份孝心，但她那种孤冷的心情，谁又能帮助消解呢？

现在好了，有蓝蓝陪伴着她，生活变得温暖多了。

每天早晨醒来，她都能感觉到阳光在她眼睛里流动，她也听得见黎明的鸟儿唱歌了。

有一天，她忽然对蓝蓝说：

“我又闻到蓝花草的香味了，是从你身上飘过来的香味。”

蓝蓝就把她带来的那盆蓝花草，放到梅奶奶身边，说：

“梅奶奶，是这盆花飘过来的香味。”

梅奶奶不信，她摆摆手，说：

“是你身上带来的香味，你走到哪儿，香味就飘到哪儿。”

蓝蓝抿着嘴笑笑：

“您说得也对。再过两天，我就把这蓝花草栽种到院子里，让大家都闻得到。”

这话又勾起了梅奶奶的伤心：

“我要是眼睛好好的，还能和你一起去种花呢！”

蓝蓝搂着梅奶奶的肩膀说：

“您别急，等花开了，我带您到园子里看看。”

“我的眼睛要是能看得见，我就想先看见你。”

说着，梅奶奶赶忙偷偷地擦去了流在脸颊上的泪。

其实，这一切蓝蓝都看见了，她的眼泪也立刻涌了出来。

阳光照进了屋子，屋子里很亮。蓝蓝说：

“梅奶奶，我给您唱一首歌吧！”

就在这时候，我走进梅奶奶的家。

蓝蓝站在阳光里，一边唱歌一边舞蹈：

蓝花草，蓝花草，

什么时候开？我知道。

天也蓝，地也蓝，

还有个金铃儿摇一摇……

阳光里的蓝蓝真美，她的眼睛一眨一眨，目光与阳光融合在一起。

她的微笑是阳光的颜色，头发闪着金色的星星。

她边唱边舞，梅奶奶为她一边拍手一边也跟着唱起来。

“梅奶奶，您怎么也会唱啊？”我奇怪地问。

“我听着蓝蓝唱，就觉得很耳熟。”

梅奶奶说完，又接着唱下去：

蓝花草，蓝花草，

什么时候开？我知道。

天也亮，地也亮，

还有个小姑娘笑一笑……

蓝蓝惊呆了。

“姥姥，对，就是这么唱的。您怎么也会唱啊？”

“我小时候就学会的，后来给忘了，你一唱，我又想起来了。”

梅奶奶自己也很惊喜。她很有兴致地要求：

“蓝蓝，你再唱一遍。”

蓝蓝又唱了一遍。梅奶奶又拍手又点头，完全沉浸在童年的歌声里。

忽然，梅奶奶睁大了眼睛，大声惊呼着：

“蓝蓝，我怎么好像看见了你在跳舞啊！”她眨眨眼睛，又放低了声音，“不像你。像是一棵蓝花草在跳舞啊！”

我也不明白了。我说：

“是蓝蓝在跳舞啊，怎么会是蓝花草呢？梅奶奶，您看花眼了吧？”

蓝蓝什么也不说，只是站在那儿笑咪咪的。

我告诉梅奶奶：

“奶奶，这是好事啊，说明您能看见蓝蓝的影子了，她今天穿着一身蓝印花布的衣服，就像一棵蓝花草啊！”

我说完，向着蓝蓝笑一笑。

蓝蓝向我神秘地眨眨眼睛。

第四章 小瓷人

那一天，我独自坐在房间里，望着窗外的远山，望着远山顶上的一抹晚霞。

归巢的鸟雀从我窗外飞过，留下几声鸣啼，随后就消失了踪影。

我把远眺的目光移到我书桌前的墙壁上，我忽然惊奇地看到了蓝蓝的剪影。

我定睛凝视着墙壁，过一会儿，它就消失了。我眨眨眼睛，那剪影又在墙上出现了。

记得小时候，我曾玩过这种游戏，不眨眼地盯住一个人看，然后把目光移到一面白墙上，就能看见那个人的影像。

今天，我又体验了一次童年的游戏。只是，刚才我并没有目不转睛地凝视蓝蓝啊，怎么会在墙上又显现了她的剪影呢？而且那颗痣是那样的清晰，还闪着蓝宝石的光。

我忽然想起，自她从蓝色的大雪中，不期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一直装着关于这个神秘的小女孩的许多事情：

她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她那身蓝印花布的衣裳。

她那个种着蓝花草的花盆。

她那浅浅的微笑。

她嘴角的那颗蓝色的痣。

明明是她在唱歌跳舞，梅奶奶看见的却是一棵蓝花草……

许许多多疑问，一下子都涌到我的脑海里：

她从哪里来？

她为什么在一个飘着蓝雪花的天气里来到这里？

她真的有一个妈妈告诉她梅奶奶的境遇吗？

“梅奶奶，您先把她收养下来，再慢慢考察她呀！”

我又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像空谷传声，像梦中的呓语。

我不后悔自己说过的这句话。她应该留下来。我的直觉这样告诉我。

而且，就在那一刹那，我对蓝蓝萌生了一种恻隐之心。

我认定她是一个苦孩子，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女孩。

她好像是被谁派来专门照料梅奶奶的。

我为这一切毫无根据的奇思妙想而沾沾自喜。

我甚至认定我们会成为好朋友，那种可以信赖、可以讲出许多心中秘密的朋友。

忽然，我又为自己后一种天真的想法而感到既欣悦又羞怯。

就在我沉浸在遐想中的时候，那墙上蓝色的剪影又出现了，又是蓝蓝。她向我微笑着点点头，好像还无声地说了一句什么话，随即消隐了。

我望着梅奶奶家的窗子，灯已经亮了，两个人影儿投在窗帘上，她们有说有笑，不时地挥舞着手臂。

她们在说什么？这一老一小说得这么热闹。

我真想过去看看。

要是在过去，我会毫不犹豫地去看望梅奶奶，因为她随时都需要人去帮助。对我的到来，她从来都是欢迎的。但现在不同了，因为她有蓝蓝了。

“之之！”

妈妈在叫我，我转过身去，看见她端着一个碗走过来，碗里还冒着热气。

我以为妈妈是给我送来好吃的，我接过碗来，一看是煮大枣，伸手就想捏一个吃，妈妈推开我的手。

“先给梅奶奶送过去，回来再吃。”妈妈说。

我很爽快地答应着，接过碗来，直奔梅奶奶家。

我刚要敲门，门就开了。要是在过去，你可得有耐心等着，因为梅奶奶走得慢，眼神又不好，你得在门外等着别着急。现在好了，有蓝蓝来开门了。

“之之，你来了，请进。”

开门的是蓝蓝。我立刻闻到一种香味。

“你擦了什么香水？这么香。”我一边往屋里走，一边问。

“我什么也没擦呀！”蓝蓝眨巴着眼睛说。

但我的确闻到一种香味。那弥漫在屋里的香味，我似乎很熟悉。在春夏之交，在我们的小院里，常常随风飘散着这种香味。

但那是一种什么香味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梅奶奶也跟着我说：“之之说得对，蓝蓝是带来了一种香味，就是那蓝花草的香味啊！”

对，就是那种香味！我吸了吸鼻子，没错，就是那种花香。

蓝蓝笑了：“你们的鼻子真灵呀！”

梅奶奶问：“之之，什么事啊？”

我这时才想起是干什么来了。我把碗举到梅奶奶面前，我说：

“妈妈让我给您送枣儿来的。”

我把枣儿放在梅奶奶的床头柜上。忽然，我发现柜子上的那个小瓷人。

我趴在柜子边上仔细看着：她有五六寸高。白白的、圆圆的脸庞，穿一身蓝印花布的裤褂。

我刚要伸手去拿小瓷人，蓝蓝大声制止了我：

“不许动，只许看！”

她一声喊叫，我好像被火烫了一下，赶紧把手缩了回来。

梅奶奶听见了，笑了起来：

“什么东西啊，不许动，只许看？把之之吓着了吧？”

蓝蓝扑哧一声也笑了。

“胆这么小啊！”

“你嗓门那么大，谁听了不害怕呀！”梅奶奶说。

蓝蓝很不好意思，歉疚地向我笑一笑，还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一边抚摸一边唱道：

胡撸胡撸毛，

吓不着……

我晃晃头，躲开了。

梅奶奶说：“蓝蓝还会唱这老歌谣啊？”

“我听老人唱过，谁家的孩子磕着碰着吓着了，妈妈就这么唱的。”

梅奶奶和蓝蓝开始吃煮大枣，我就蹲下身来，双手放在床头柜上，支着下巴，开始仔细欣赏那个小瓷人。

“啊！”我情不自禁地大叫了一声。

梅奶奶听我一喊，手一抖，把手中的枣子掉在地上了。

我很抱歉地搂搂梅奶奶：

“吓着您了吧？”

梅奶奶倒没生气，只是嗔怪着我们：

“你们俩今天晚上是怎么了，一惊一乍的。”

我指着这小瓷人，结结巴巴地说：

“她活脱脱地就是……就是……蓝蓝！”

我看一眼小瓷人，又看一眼蓝蓝，互相对比着。没错！这小瓷人就是照着蓝蓝的样子捏出来的。

“你看这鸭蛋脸，这大眼睛，”我又来回看了一眼，“还有这两个小抓髻。”

蓝蓝低下了头。

我说：“抬起头，让我再比比，别害羞。”

蓝蓝的头更低了，藏在了胸前。